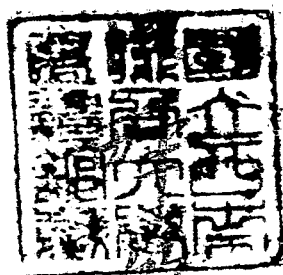


4776

戰歌叢書第六種

瀾滄



歌聲

彭桂芳作

雲南省圖書館藏書

中日戰事史料彙編

和木天題

白話詩歌社出版

MG  
I 226  
377

# 瀾滄江畔的歌聲 (戰歌叢書第4種)

彭桂寧作

## 目 錄

贈瀾滄江畔的歌者 (序詩)

楊木天

我們是

流亡之軍

送郎出征

血花

暴風雨中悼海燕

悼東方高爾基

咆哮起來吧故鄉

雲南持久抗戰的響聲

山野的瀑泉

通過了嚴冬

後記



3 2173 1036 0

# 贈瀾滄江畔的歌者

穆 木 天

抗戰的火，

從祖國的這一個邊疆

燃燒到那一個邊疆；

抗戰的歌聲，

從祖國的這一個角落

震盪到那一個角落。

在蠻煙瘴雨中，

在西南的天邊上，

在瀾滄江和怒江之間，

在怒山的峯嶺上，

抗戰的歌聲，

也震響了！

彷彿是深夜中的喇叭，

彷彿是黎明前的軍號，

興奮地

震響着！

在黎明

或者是在薄暮裏

在夏日的早晨：

或者是在冬天的夜裏，

那種高昂的歌聲，

興奮的

震響着！

打破了蠻烟瘴雨的幕，

鼓舞了多少人的心！

桂粵！

瀾滄江畔的歌者！

那就是你的歌聲！

你的歌聲

是純樸的，

是雄渾的，

是興奮的，

是高昂的，

是如同你的鄉土一樣地

雄渾，

是如同祖國的抗戰的火一樣地

熱烈！

在風雨中，

我彷彿聽見了你的歌聲！

在那崇山峻嶺中，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你的歌聲，

像是衝破了蠻烟瘴雨

向着高高的天空

翱翔着！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我祝福你！

因為你的歌聲

真是使我們興奮！

那怒山的峯嶺上，

真是我從兒時所想像不到

遼遠的地方！

從東北到西南，

走了廣大的祖國的

一個對角線，

我還不曉得

那尚有幾千萬里！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在那遙遠的

怒山的峯嶺山，

你的歌聲

如同洪荒一般地

蒼茫地

震響着！

如同祖國的一切的黎明的謳歌着！

我的心有說不出的歡喜！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我聽見了，

在你的歌聲裏，

歌唱着祖國的黎明，

在你的歌聲裏，

歌唱着西南天邊的抗戰內火，

在你的歌聲裏，

歌唱着人類的自由解放！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我聽見了

在你的歌聲裏，

哀悼着祖國大衆的苦難，

在你的歌聲裏，

哀悼着西方的普羅梅修斯，

哀悼着東方的高爾基！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如同一隻海燕一樣，

如同一隻鷹一樣，

你翱翔着，

你懷懂着，

你歡喜着，

你憎惡着，

在那蠻烟瘴雨中

在那崎嶇起伏的

怒山的高峯之上。

你是一個山野裏的孩子，

你是一個大自然裏的孩子！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如同山野裏的孩子一樣，

你有你的美點和缺點！

如同大自然的孩子一樣，

你有新世界的憧憬和舊世界的遺留！

可是，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雖然你的缺點是必須克服的，

雖然你的舊世界的遺留

必須是要在民族革命中揚棄的，  
你的對於人類的自由解放的憧憬，  
你的對於強盜法西斯蒂的憎惡，  
你的雄渾的熱情，  
你的一個純樸的心，  
使人要用臂愛護  
去幫助着你的生長，  
使人要拿着熱情，  
慶祝着你的不斷的生長  
結夢！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在不斷的民族革命實踐中成長着  
使你的歌聲更健全罷！  
祖國需要你！  
在四處不絕上  
完成你的開拓者的任務呀！

如同抗戰的火

從祖國的這個邊疆

燃燒到那個邊疆，

抗戰的歌聲

從祖國這個角落，

震盪到那個角落，

桂寧！

湖滄江畔的歌者！

在這西南的天邊上，

歌唱罷！

你歌唱祖國的暗夜，

你歌唱祖國的黎明，

你更要歌唱祖國的

未來的黃金時代！

在這西南天邊上，

豎起你的民族革命的喇叭罷！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用你的歌聲，

把蠻烟瘴雨中的洪荒開拓起來麗佳

我帶着歡喜，

慶祝着你的同祖國的未來一樣的

光明的未來！

努力罷！

桂萼！

你，瀾滄江畔的歌者！

一九三九，九，四，夜半，官渡園莊

# 我們是

我們是地心裏的燄岩，  
被抑壓了好幾百代；  
岩漿燒焦了我們的神經，  
我們再不能屈辱忍耐！  
起來起來！

讓我們把地殼衝開，  
噴出滿腔白熱的岩漿，  
淹死吃人的妖魔鬼怪！

我們是橫掃宇宙的天風，  
受了不平衡的氣壓，  
就要翻身撼動！  
峭壁已震下了霹靂，  
難道還要做慢吟低唱的秋蟲！

洶湧洶湧！

掀起被壓迫的全國大眾，

一致向頑敵進攻！

從刀光血影中，

玄掛起燦爛的長虹！

我們是太平洋的怒濤，

奏着澎湃的音樂，

直貫天外雲霄！

不許侵略的魚鱗，

儘到我們身邊駛擾，

呼嘯呼嘯！

看我們捲起拍岸的聲威，

殺它個血浪滔滔，

把這塊美麗的海氈，

來一番根本改造！

我們是抗敵救亡的烽火！

燃燒在秋海棠葉的角落，

從長江到珠江，

從西安到武漢，

從遼河到黃河，

從昆明灘到科木多，

照耀着照耀着！

照耀着如林的干戈，

照耀着苦難的祖國，

在翻身的大搏鬥裏

高唱出雄壯的馬賽歌！

我們是國家民族的車頭，

拖着和平的列車，

對準大時代邁步飛走！

七

是瘋狗擋住了我們的進路麼？

戰鬥戰鬥！

開足我們的全部衝力，

碾斷它泥足魔手！

奪回我麵包，奪回我自由，

奪回我大陸神州！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於滄江畔

# 流亡之羣

## (一)

西天漲上了血紅的落霞，

枝頭高噪着棲鴉，

一羣天涯的流浪人，

渡進了邊荒古城，

望長空高聲悲咤。

那悲聲，

出自一個老年人的嘴巴，

射進每個街民的心窩；

晚風拂拂，

飄蕩着他眼絲般的白髮。

「想起我溫馨的家庭，

一萬枝箭穿我的心！

我有肥美的麥田

青紗帳，

我有精緻的廬舍

四合頭，一顆方印，

在那長白山下

松花江邊。

七年前了七年前，

日本鬼闖進我天井，

肥田被鬼兵去操演，

精廬變成了軍營。

阿秀被強姦，

他媽氣得丟了命。

我只好領起阿三和阿二，

逃亡到平津。

我進工廠裏淘生活，

讓阿三弟兄去當兵，

當兵才可以打回老家去（二）

從血跡下算這七年的利錢

飢寒的鐵鍊要過得早

鎖不着我的笑臉，

由阿三們的槍尖，

昭示着「那一天」已經逼近，

蘆溝橋的醒砲響了，

阿三弟兄喜躍着衝上前線，

誰料鬼子的炸彈，

轟破了我的徽號，

吞食了阿三們的生命，

又使我孤零零，

作萬里飄萍，

望平津，老淚糊雙眼，

## (二)

老人滔滔傾瀉着流亡生涯，

昏黃的夜幕，早低低垂下。

一個年青的姑娘，

接着彈出心裏的琵琶，

不是玉樹簫聲花月，

那是萬惡暴寇的寫生畫！

聽着他顫抖的哭音，

就令人心亂如麻，

更何況哭聲裏，

還夾訴出哀哀切切的話！

「蘇州，這人間的天堂，

我們的家鄉，

自從闖進了獸兵，

它已成了血腥的屠場！

絢爛的花枝，  
糊上活人的腦漿，  
如油的柔波，  
隨時有血珠盪漾！

晚來真痛澈心肝！  
那「皇軍」，完全和野獸一樣，  
一進門，亂搜姑娘，  
拿得雞飛狗跳牆，  
我在媽媽的卵翼下，  
微倖逃出鐵網，  
姐姐却被八個矮鬼拖上床，  
剝光了衣裳。

咽着淚，媽領我拚命前闖，  
路邊的屍體嘍，堆成山！  
少婦割去了乳房，

老嫗兩腿間插上根木棒，

一個八歲的女娃娃，

正被縣牆得鮮血淌！

那惡魔瞥見我們，

又跳來抓住我胸膛。

我死咬定魔掌不放，

媽搶上，給他個耳光。

他怒罵着舞動槍托，

衝得我娘兒，遍體鱗傷。

搥創傷，繼續逃難，

誰知鐵彈無情，冲散我的娘，

從此我成了失舵孤舟，

載着難民船，飄到萬里蠻荒。

慘痛的呼號是支喇叭，  
 吹醒了後方民衆的敵愾  
 如貓抓，又像火山爆發  
 他們開大了鋪門，  
 站到簷前廊下，  
 與高掛藍空的星星  
 投一萬隻同情的淚眼，  
 來撫慰這羣紅顏與白髮。  
 熱情激動斷肘的孩童，  
 長街又盪起淒厲的鳴蛙。

「聽了兩位報告，  
 我小小的心靈  
 已沸湧如潮。  
 我是爹爹的嬌兒，  
 媽媽的寶寶，

每天放學，  
要唱個歌曲，  
吃塊豆沙糕。

萬不料，  
那些倭鬼如虎豹，  
殺進杭州城，  
把我家房子放火燒，  
奪我小妹妹，  
丟上空中吃刺刀。  
爹媽痛聲號，  
他們還要哈哈笑。

我被他們拖着跑，  
腳底板磨起了大泡，  
拉到海灣口，

百多孩兒哭斷腸，  
就要運去日本作馬牛，  
我氣極亂噪，  
他們扭斷我左肘，  
拋我在荒郊。

暈醒來，  
我已在醫院裏，  
掛上了藥包，  
想起爹娘，我心燒，  
想起矮鬼，火怪冒！  
幸好，我有三個哥哥，  
都在前線殺強盜，  
這大仇，終要報！

84

孩童的怒火挑起大風暴

紅顏女，咬緊門牙，

兩鬢老人，把兩掌亂擦。

千萬朵赤心，馳起千萬匹怒馬，

千萬隻手臂，聯成千萬道籬笆，

千萬張大嘴，千萬顆彈藥爆炸：

什麼話！誰願受日本鬼的欺騙！

砍西瓜！看我們將他痛打！

地球的轉運，會把暗夜拋走，

明朝，光明的太陽將照遍中華！

「光明的太陽就在明朝！」

中華小天使們！

快起來共同創造！

我雖然失了

一條手臂，

（四）

我仍然還有

手臂一條，

手！誓要把暴日打倒！

「要打倒暴日，須長期抗戰，

八年十年一百年，

越打越堅強！

我雖然是個女郎，

也有鬥爭的力量！

我不再逃亡，

我要拾起長槍，

衝上民族戰場！

「衝上衝上！！

衝上太原！衝上南京！

衝進平津，衝進遼甯！

七年的利息，

要他倭鬼付出千萬條狗命！

算還血賬，就在今天！

莫說我老吧，

我的老拳，還要取倭鬼千條命！

「莫讓前方，孤運屠殺的厄運！」

莫讓前方，獨運解放民族的奇勛！

來臨來臨！出力，出命，出錢，

後方的弟兄姊妹們！

揮動萬千鐵拳，

對準暴日的心，對準暴日的腿土爾！

叫他付出千萬條狗命，

把七年的總賬算清！

## 送郎出征

去吧，

英勇地去吧！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我不是

鐵石心肝，

鐵石心肝，

不知道

兒女情長；

我原是

年青姑娘，

年青姑娘。

正需要

郎君陪伴

可是呀，

祖國希望你，

希望你

上前方；

上前方，

去殺敵，

去抗戰，

去救民族，

去保家邦！

我不該

貪戀着尔，

貪戀着尔，

使你英雄氣短！

去吧，

英勇地去吧！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日本豺狼，

牠得寸進尺，

得尺進丈，

太混賬，

太混賬！

牠併我朝鮮，

吞我台灣，

搶我東北，

奪我滬杭，

霸我平津，

攻我晉皖；  
 燒燬我房屋，  
 毀我事堂，  
 炸我都市，  
 擾我村莊，  
 淫我姊妹，  
 殺我爺娘，  
 破壞我主權，  
 蹂躪我河山，  
 侵犯我領空，  
 封鎖我海岸！  
 咬齧齧，  
 脫不完！  
 我的郎啊，  
 你是男兒漢，  
 爆不怒髮冲冠，

火高萬丈？

你應該

硬着頭顱，

挺出胸膛，

拾起槍，

塞緊彈，

衝鋒殺上，

向它算還血賬，

算還血賬！

去吧，

英勇地去吧！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你不要顧念家鄉！

堂上的爹媽，

我奉養，

我奉養；

膝下的兒女，

我教管，

我教管；

家裏的用款。

我會設法；

田裏的谷稻，

我會生產；

你儘管放開大腳，

直前勇往！

走過武漢，

走過河南，

走下富陽，

走上濟南，

走遍蘆溝橋，

走遍黃浦江，

走遍合兒莊，

走遍平型關，

衝到長白山頭，

衝到呼蘭河畔，

衝向黑龍江，

衝出太平洋，

把吃人的暴寇，

一個，兩個，……

一雙，兩雙，……

一列車，兩列車，……

一師團，兩師團，……

殺個精光，

殺個精光！

去，

英勇地去吧！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我國家民族，

從今已變成金剛，

你一定馬到成功！

旗開得勝戰，……

得勝戰！ …………

一年半載，……

你就可以……

奏着凱旋歌回來，

看我們的合歡床，

看我們的合歡床，  
我爲你做下  
萬瓶菊花釀，  
千件棉衣裳。  
再不然，  
我也會脫下圍裙，  
穿上武裝，  
領起兒郎，  
衝上戰場，  
增強你，  
殺敵的力量  
把倭鬼，  
齊掃蕩，  
齊掃蕩！  
萬一不幸死沙場，  
也落得

重如泰山，  
為民族解放，  
寫下了  
開國歷史第一章，  
流芳千古，  
永遠放光芒，  
流芳千古，  
永遠放光芒！

去吧，  
英勇地去吧！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 血 花

美麗的中華，

一年來，

開遍了血花：

像紫薇，

花團錦簇；

像晨暉，

熱氣沸騰；

像落霞，

萬道流紗。

多麼燦爛啊，

多麼神聖，

多麼偉大！

×

×

×

這血花，

它開在中興民圖的

每一塊土地，

它開在中華民族的

每一個兒女的心裏。

開在南口，寶山，

那浩然的正氣腦，

光芒萬丈；

開在台莊，臨沂，

那光榮的戰蹟嚙，

千古馨香！

有的，

從後方老弱婦孺的胸口

迸發，

有的，

從前線戰士的頸上

噴酒，

然而這鮮紅的血啊，  
無一滴不來自日本軍閥的  
掃射，  
轟炸，  
屠殺！

這盤血海的賬啊，  
我們已烙印在心窩，  
我們已咬緊了，  
暴怒的門牙！  
可是我們決不懼怕！  
翻開革命的史冊來吧：  
在美利加，  
在露西亞，  
在波蘭西，  
在土耳其！

在西班牙，  
 解放的民族，  
 自由的國家，  
 哪一個不開過血花？  
 我們已深深認清啦：  
 唯有血的洪流，  
 才可以洗去

五三

五九

九一八；

唯有血的搖籃，

才能够生產

七七

八一三

一二八！

我們誓用四萬萬顆頭顱作肥料，

四萬萬條軀體做泥巴，

培壅這株血的種苗，

使它發芽，

抽枝，

結果，

開花！

在世界革命史中，

建下了一座

高聳雲霄的金字塔！

全中華的兒女呀，

揮出鐵的拳頭，

點起紅色的火把，

站起來吧站起來吧！

起來栽培這血花，

灌溉這血花，

讓這朵解放的血花，

自由的血花，

永遠像紫薇，

像烈日，

像紅霞，

照耀中華，

照耀天下！

## 暴風雨中悼海燕

高爾基，  
你！  
暴君的勁敵，  
奴隸的火炬！  
兩週年了  
你撒下我們，  
溘然逝去！

高爾基！  
狂蕩的魔王，  
拔了你  
這顆眼中釘，  
他們是多麼歡喜！  
我們——

全世界被壓迫的階級

失了你

這顆閃耀的巨星，

像孤航飄在海上，

漫天又鋪下了雲翳，

怎不禁放聲哀啼，

血淚滴秋雨？

六十八年裏

從鞋匠鋪，

從輪船碼頭，

從牢獄，

從下層的流氓朋友，

你學會了

頑強的戰鬥力！

你永遠抬着槍筆，

塞緊了文化彈藥，  
向一切惡魔  
英勇地射擊，  
濺出革命的火花，  
飛遍了大地！  
多麼崇高而偉大吶，  
你革命文學之父的  
高爾基！  
你用精神的武器  
攻倒了  
沙皇的虎皮交椅，  
你把新社會的嫩苗，  
引出了土皮，  
從鐵鋤鐮刀下，  
開放着自田平等的鮮花，  
多麼美麗！

你還用閃電似的  
海燕的雄姿，  
把鬥爭的乳汁，  
哺養着  
全世界的勞苦兄弟。

阿，  
建設中的蘇聯正需要你，  
壓榨下的民族正需要你，  
你爲甚就離我們而去，  
高爾基？

而今，  
西歐彌漫着，  
血腥的火藥氣，  
東亞捲起了  
滔天的暴風雨，

魔鬼是越來越難捉！

但是啊

你放心吧，

高爾基！

我們會承繼你的足跡！

在西班牙，

在新中華，

在一切殖民地，

不願做奴隸的人，

都已跨上了征騎，

伸出萬千隻黑手，

把爭解放的戰旗，

高高撐起！

誓殺盡法西斯蒂狗東西，

作你兩週年的祭禮！

你請安息吧，

48

我們的導師

高爾基！

兩週年了

你撤下我們，

溘然逝去。

你，

奴隸的火炬，

暴君的勁敵

高爾基！

# 悼東方高爾基

魯迅，

青年的導師！

魯迅，

民族的戰士！

五十六年來，

你擠出

新鮮的血和奶，

向中華兒女，

廣播着反抗的

革命種子，

這種子，

現在已開花結實，

然而你

這播種的老人

10

却先期死去！

你先期死去，

死在很苦的戰地，

睡在上海萬國公墓的

荒草堆裏。

兩年了

你擱下槍筆；

兩年了，

全民族失去了憑依！

在這不幸的氛圍裏，

那慣會趁火打劫的惡魔，

又舉起鐵蹄，

踏壞我

中華的大地！

殺不盡的哈巴狗，

也助桀爲虐，  
演出了傀儡戲。  
魯迅囑，  
你東方的高爾基！  
你如死而有知，  
究竟是歡喜呢？  
還是痛哭流涕？

你決不痛哭流涕，  
你一定歡天喜地！  
因爲呀，  
在你哺乳下的中華兒女，  
已經把阿Q 槍斃，  
已經把民族抗戰掀起，  
已經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對你提出了血祭。  
已經一致豎起了投槍，  
瞄準敵人的要害，  
一口咬住不放！  
他們決不再拖欠  
血的利息！  
魯迅嚟！  
你的血液已成了  
全民族的血液，  
全民族已頑強地，  
堅韌地，  
爆出彈簧樣的戰鬥力，  
誓把這神聖的戰爭  
鏖到底！  
  
鏖到底，鏖到底！

中華民族的細胞，  
沒一個是妥協的！  
戰死也不寬恕敵人，  
我們的魯迅先生，  
便是我們的  
鐵的證據！  
新中華已被他拖到了  
十月的河邊，  
後死的應該跨過河，  
去尋覓柳媚和花明。  
看吧：  
那躍屍前進的戰士  
萬萬千，  
誰不是魯迅的化身！  
魯迅沒有死去，  
魯迅在戰取着

54

新中國的黎明！

## 咆哮起來吧故鄉

故鄉！

我慈愛的乳娘！

你橫臥瀾滄江畔，

懷擁着奔流的汀水，

高插霄漢的旗山。

你有稻禾金黃，

碧草如茵，

春花絢爛！

在童年的回憶裏，

在天涯遊子的夢魂裏，

你是個美麗的

年青姑娘！

故鄉！

生我長我的搖籃！

離你一年的嬌兒，

現在又投進

你懷胸懷。

我，

你的面容

該格外慈祥，

你的膚體

該越發溫暖！

誰知人世滄桑，

你已改變了模樣

你讓兩隻乳房任意膨脹。

冲壞了

多少胞美的稻梁，

往日繁熱的市集，

半天還不見街人來往；

離城三里路就難暢行，

除非帶起

十多桿快槍；

然而文化人們却噤若寒蟬。

摩登男女

只忙吃豐盛的筵席，

講究衣裳該如何穿

才够漂亮！

故鄉腦，

你叫人怎不心寒！

故鄉！

知否

全中華已成了

血腥的戰場，

日寇突破長江，

盤踞了武漢？

前方健兒正高聲振興，

爲民族的自由而歌，

你還想在邊疆躲懶？

不能！

日寇決不讓我皇帝子孫

有半個生存，

不管在前線

抑是後方！

我們不是新生，

就是滅亡；

不願做萬世的奴隸，

就得把日本矮鬼齊掃蕩！

來吧！

全國人結成鐵牆，

守住各人的哨崗。

總動員的抗戰用着筆

用着槍，

用着斧頭鋤頭，

也用着棒棒！

咆哮起來吧故鄉！

咆哮起來吧！

故鄉的姑娘，

故鄉的兒郎！

淌下每一滴酸汗，

打緊雙方的生產，

流下每一掬鮮血，

鞏固這光榮神聖的抗戰！

踏着六十軍的勛跡，

再來一次邢家樓，

合兒莊！

讓汀水旗山，  
 塗上了金碧輝光；  
 讓瀾滄江濤，  
 高掀起革命的巨浪！  
 抗戰建國，  
 是中華民族唯一的路向；  
 殺敵救亡，  
 要每一個  
 中華兒女來承擔！  
 咆哮起來吧  
 故鄉，  
 我慈愛的乳娘！

## 雲南持久抗戰的營盤

雲南！

抗戰建國的大後方！

復興民族的根據地

後方的鐵壁銅牆！

在你的鐵壁銅牆裏，

蘊藏着白的鹽，

白的米，

發亮的銅錫，

發亮的銀鐵

豐肥的大豆和高粱！

在你的鐵壁銅牆裏，

奔流着

血的紅河，

暴怒的瀾滄金沙，

和怒江，

滇池洱海——

五百里汪洋！

在你的鐵壁銅牆裏，

雄峙着，

高冲霄漢的

雲嶺與蒼山，

烏蒙，蒙樂，

像跳躍着的巨蟒一樣！

在你的鐵壁鐵牆裏，

孕育着鐵的姑娘

鐵的兒郎——

一千二百萬！

你是抗戰建國的大後方，

你是復興民族的根據地，

後方的堡壘城牆！

這一千二百萬

鐵內兒郎

鐵的姑娘，

在從前

是被認作愛斯基摩人

未開化的夷蠻，

粗鄙得

難於想像！

可是，事實上，

他們的軀體是頑強健壯，

他們的意志，！

是至大至剛！

就像他遍處的深山大谷，

峻嶺奇峯一樣，

沉雄，舒義，



豪俠的正氣，

貫注在他們

整個胸膛。

二十三年前，

他們曾把「護國」的旗幟，

高豎在五華山巔

執了正義的劍，

怒吼一聲「殺」！

嚇潰袁逆雄師

幾百萬，

寫下了

開國歷史第一章！

從今後，

這未開化的「夷蠻」，

才漸漸被人知道了

是中流的砥柱，

是邦家的棟樑，

澈底剝開了

神祕的衣裳！

這一座鐵的堡壘，

鐵的城牆，

在過去是叫做

天外的鎖國

萬里的遐荒！

自從濠溝橋的砲聲，

震動了祖國的心臟，

自從漫天的烽火，

燒遍了祖國的山河，

這天外的鎖國

萬里遐荒，

又成了一座

高等華人們

安樂避難的天堂。

江南的潮水，

湧進了昆明湖，

便便大腹的富商，

馳逐在滇越道上，

故都的驕脂，

東方巴黎的燕尾服，

像過江的鯽魚，

流入到不毛的天南！

雲南成了逃避炸彈的高，

他氣候多麼溫和，

昆明成了堪察加，

房租是空體的漲價！

可是，

帝國的怪鳥了

終於屬下了  
無筒的鐵蛋，  
炸彈的教育，  
終於代我們的口和手  
作了鮮血淋漓的宣傳！  
雲南不再是安樂避難的天堂，  
雲南不再是萬里逃荒，  
雲南是，  
持久抗戰的  
緊固的盤！

護國的聲光，  
洗去了雲南人  
臉上的雀斑；  
抗日的戰火，  
燒化了蠻荒

燒去了天堂！

雲南是支撐抗戰

現現實實的營盤，

雲南人是復興民族

扎扎实實的

衝鋒戰將！

他們沒有躲懶，

涼秋開出了萬千男兒漢，

寒冬又送出了一羣好姑娘，

把山國埋藏的炸藥，

貢獻到民族戰場：

在禹王山

在台兒莊，

陳旅，趙營，董團，……

用血珠鐵頭，

濺出了燦爛的火光，

皇軍不能不贖罪：

「短小精悍！」

後方領袖在宣誓：

「動員雄兵二十萬，

去挽住

中華民族的狂瀾！」

在滄谿之間，

在騰龍治邊，

我們的老百姓，

滴下斑斑的血汗，

打開了出國路線，

源源淌進來

殺敵的大砲和機關槍！

在省會，

在邊疆，

戰禍送來了霉爛的殘渣，

90

也送來了

時代的精華，

光亮的火把！

從口裏，

從筆下，

推動着雲南的荒地，

怒變出

茁壯的文化新芽！

握筆槍的戰士，

都已站上了「文化崗位」，哦！

洪大的「警鐘」已在撞動了，

雄壯的「戰歌」已在高奏了，

熾微的「晨燄」快要出來了！

雲南，

他已同他的妹妹們，

（蒙新甘陝 黔桂川康，）

一個樣！

新的力量，

已透出鋒芒，

一天天

加速地生長！

生長生長。

生長出新世紀的火光，

生長出新中華的搖籃，

去長出堅韌的舵，

去支撐抗戰和建國。

使國家民族

駛入了自由解放的汪洋！

這堅韌的舵，

要使他發韌在雲南！

現在，

毒菌已盤踞着

我們全身的動脈管，

侵入了

我們的腳掌廣洲灣

侵入了

我們的心臟：武漢

祖國是陷入了空前的

艱深的苦悶裏！

把他鑲嵌出來，

這重担，

落套西北的天山，

也落到萬里的雲南

雲南的姑娘，

雲南的兒郎，

你們有充分的活力

來挑起這千斤担，

你們應該把它，

毅然擱到雙肩上。

應該聯合起後方的姊妹，

（蒙新日陝，

黔桂康川，）

應該配合着前方的弟兄，

（湖南，江西，

山西，廣東，）

一齊滴下血

滴下汗！

應該振起金馬碧雞，

踏着汗馬的勛跡，

蘸滿洱海滇池的血水，

寫出更光榮

更偉大篇

護靖聲光第二章！

把勝利的大旗，

從中原掛到雲南！

## 山野的泉瀑

帶一身鬥爭的創痕，

我們

這羣鐵的男兒漢。

越過千萬重山巒，

又以猿猴猖徑的足步，

一步一個血印，

向前方的遠景

（那震撼山谷的瀑泉。）

飛翻着腳掌。

四圍是重山疊障，

鎖住了開花野草，

盪在大氣裏的幽香；

上方是高峯，

峯頭沖霄漢：

下方是深壑，  
壑邊蘆葦長。  
沒有平整的路，  
都是荒涼的草莽，  
沒有繁鬧的人潮，  
只有畫眉鳥在歌唱，  
然而求生的熱望，  
終于鼓盪了我們  
沸騰的胸膛，  
胸膛裏蹦跳着  
火辣辣的心臟。  
我們終以獅子的奮進，  
以猿猴攀徑的敏捷，  
攀過巉岩，  
踏開草徑，  
通過了幽篁與深林，

## 投身到

山野的瀑泉下，——

我們原始的

母親的身邊，

咆，

號叫驚天，

怒馬奔鳴；

白沫，

飛噴着，

開出萬朵浪花，

披滿身白練，

像閃電

劃過長空，

像流星，

牽起爛雲；

像巨人，

像兇神，

要想拔地掀天！

它從插雲的兩峽間

衝出，

在深山空谷裏

盤旋，

向自由的汪洋

躍進！

週遭矗立着

參天的古木，

古木上的纏攪了

巨蟒般那是它的化身怪藤！

河干蹲滿着

獅象虎豹似的巨石，

都在聽候着它

最後決鬥的號令！

牠在澎湃怒吼，  
牠在翻身搏鬥。  
牠使我們血花綻放，  
血心亂跳，  
血海翻騰，  
牠是我們原始的  
新生的母親！  
牠使我們看到了  
新中國的遠景，  
牠使我們看到了  
新中國的黎明，  
牠使我們看到了  
新中國的春天！  
牠不像黃河下泰安，  
長江過江南，  
珠江到東莞，

那樣輕易的  
向嫖客袒露出  
柔嫩的胸膛！  
牠是黃河跳龍門，  
長江下三峽，  
珠江出雲南，  
遇了阻力，  
都要翻捲起  
博鬥的巨浪！  
呵！  
山野的瀑泉，  
我們新生的母親！  
今天。  
經過你的洗禮鎔鍊，  
我們要養好傷痕，  
從深山大谷中，

舉起鐵步進軍，

固向着

新中國的風景！

## 通過了嚴冬

通過了嚴冬，

新中華的大地

捲起了

震人的春風！

通過了嚴冬，

塞北的林木，

向天空，

招展着翠綠的手臂；

南國的山花，

伸吐出豔脣，

火一樣鮮紅！

通過了嚴冬，

## 在祖國

自由的人氣裏，  
初醒的蟲聲，  
牧童的歌聲，  
百鳥的喧聲，  
聲聲震耳聾！  
通過了嚴冬，  
新中華的太空，  
處處掛遍了  
燦爛的長虹；  
新中華的大地  
處處吹動了  
溫熨肌膚的春風。

回望血染的來踪，  
壓在頭上的空氣，

鐵板般沉重；  
擺在面前的路途，  
霧一樣朦朧。  
回望血染的來踪，  
寒風抽出了利刃，  
割得人刺痛，  
冰霜封鎖了大地，  
難關千萬重！  
同望血染的來踪，  
大字譖寂如古刹，  
聽不到  
百鳥的歌頌，  
草木孤立着光桿，  
看不見  
葉綠和花紅！  
然而我們認定了：

地球不停的轉動，

嚴冬的命運

快就要日暮途窮！

我們認定了：

強大的壓力，

就是助長箭簇飛射的

雷霆萬鈞的彈弓！

我們終於在古剎般的大宇裏，

撞動了洪火的警鐘；

我們終於從寒氣重壓中，

從妖氛迷霧中，

從利刃簇刺中，

從冰霜封鎖中，

突破了洪蒙。

我們終於一掣一個烙印，

一步一朵血花，

踏過關山千萬重，

通過了嚴冬！

通過了嚴冬，

平衍的野原，

袒開了自由的酥胸；

雄屹的山峯，

煥發着眉黛的顏容，

通過了嚴冬，

星明的湖光，

天山的色澤，

迎着轟隆的爆竹，

向生長的坦途，

高傲地闊步；

中華的兒女，

全世界被壓迫的兄弟，

都抬起硬健的頭顱，  
仰望着浩浩的蒼穹！  
通過了嚴冬，  
用鮮血灌溉出來的春花，  
是鮮血一樣的殷紅；  
用酸汗孕育出來的春天，  
是比珍珠還貴重！  
新的中華在戰鬥中，  
新的中華在建設中，  
新的中華在用鐵和血，  
去彌滿秋海棠葉的殘缺，  
通過了嚴冬  
樹起青天白日滿地紅！

## 後 記

這一小小的詩集，是四年間就已寫就編成的了，但爲了印刷的限制，到今天才得出見世人。

今天的詩歌，已經不需要這麼震奮一點奔放的熱情及和煦的音響，而極度缺乏形象性的東西，所以不待讀者批評，我自己早感到牠們有些近于標語口號，因而幾次躊躇，總提不起出版的勇氣來，然而現在我終于紅着臉，以產母的心情，給他套上鉛鑲的征衣了，這原因，一則由于這些幼稚的產物，曾在遙遠的滇邊，搬上詩歌工作者的口，搬進蠻荒大眾的耳，給詩歌朗誦運動，担當過實踐的任務，得到了相當的效果。二則由于，他是我學習詩歌的橋梁，好讓關心詩歌人們，認識我是如何跨過了幼稚的牠，而走上了現在的途徑。

承穆木天先生題簽寫序，羅鐵鷹兄助力編選

• 我是深深銘感的！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于瀾滄江畔、慕友村中



## 戰歌叢書 目錄

1. 戰火..... 濺 波 著
2. 原野之歌..... 羅鐵鷹 著
3. 無聲的炸彈..... 徐嘉瑞 著
4. 號角..... 穆木天 著
5. 戰爭中歌唱..... 雷石榆 著
6. 滄江畔的歌聲..... 彭桂萼 著

## 聲 歌 的 畔 江 滄 瀾

|                                     |                                               |                                               |                                          |                                |                           |
|-------------------------------------|-----------------------------------------------|-----------------------------------------------|------------------------------------------|--------------------------------|---------------------------|
| 每<br>冊<br>定<br>價<br>國<br>幣<br><br>元 | 經<br>售<br>者<br><br>昆<br>明<br>華<br>僑<br>書<br>店 | 印<br>刷<br>者<br><br>開<br>智<br>印<br>刷<br>公<br>司 | 出<br>版<br>者<br><br>救<br>亡<br>詩<br>歌<br>社 | 著<br>作<br>者<br><br>彭<br>桂<br>萼 |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br>審查證漢審字第一五六號 |
|                                     |                                               |                                               |                                          |                                |                           |

版 出 冬 年 一 十 五 國 民

